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蟬史 卷之六 瑪知古懸鏡矚中州

茹古涵今，達者間能通之象數；見微知著，恒流靡自識其端倪。三百六十之旬，地球獨轉；三萬六千之界，人鏡同看。甘君由西陽之秀山，趨楚南辰州界。來會者兩節度使四鎮將，合詞曰：「某等之望旆旌也，甚於雲霓，側聞隴右之戰，回部多死聲；川東之徵，白苗無鬥志。乃今蒞止，何以籌之。」甘君問構亂之由，傷殘之狀。皆曰：「厥初致寇，則自武臣。及叛形已成，而銷弭未能，轉施搏激。又守土者自謂無虞，以至於傾敗也。蓋紅苗之渠，實所易種，生而詭譎，羈其部豪，先十年，別苗弄兵，某副使偕一鎮師出撫，此渠懼而來降，曾不知文吏多貪，武夫多暴耳。則有腹地莠民，利其土壤，訐所出而思奪之，官罔秉正衡，袒於先人，因而盡索口布，殊無厭時，苗固道路以目矣。又士卒驕橫，藉帥之威，牽其牲畜，發其蓋藏，迭亂其家室，苗之欲甘心也。未嘗不請命於此渠也。渠乃與前債軍之某帥，結無倫理之兄弟，聯不嫁娶之婚姻。某日與宴樂，忘乎食肉寢處皮者，環而睥睨。悉犬與羊也，而假以火器之利，告以兵防之衰，渠始有逆謀，設禮伏甲，隨行二百人，殉於苗窟。此時司土者，率其壯丁，嬰城固守，以待援師。苗猶不敢逞，乃數數不侵叛之苗，懸首隘口，如以油止火，引使來矣。城中又不設備，苗大至，官民潰奔，兵弁罔有統攝，變服為逋客，苗始知文吏貪而無謀，武夫暴而無勇，有如此也。夫而後用我之火器以攻我，奪我之兵防以懼我，焚掠之慘，古所未聞。一統軍之首，購有重賞；三司馬之家，燒無餘燼。自辰星之次，延及鬼方，轉輸多被劫之民，招撫有受欺之使。既進退之皆失，亦存亡而不知矣。」甘君曰：「僕非能料賊者，但公等韜略，不外募鄉兵、招降賊，火空巢以立威，懸重賞以明信。數者未嘗不當，行之亦貴合宜。夫苗民梗化，知吾弱也。僕聞諸道路，凡有進剿，降苗在前，鄉兵次之，而大軍為之後。此必不得功之勢，非彼知吾弱而更示之以弱乎？降苗未圖奮鬥，必反蹙鄉民，而掣大軍之肘。鄉民應募者，多欲報其私忿，勝則薄賞，敗無所懲，無不相率退矣。大軍之中餒，積累彌多，又復自相驚呼？以至失律，至於奏績無期，始搜其空村，整旅以進。名曰焚巢。鋪張文告，獲賊首。及以賊顛來者，量賞萬千貫，是又諱弱示強，而其弱更甚者也。僕與諸君約，降苗勿用，置鄉兵於後軍，立營數十處，以牽制苗民，徐議攻取。」眾皆曰：「樞密屢命合圍，兵勢苟分，散而不整，果計出萬全耶。」甘君曰：「前此嘗合圍矣，而卒不勝者，人心各有所藉，賊志為之益堅。今分兵，則分賊之心與力也，而我兵之心力大可用矣。」眾皆懷疑懼退。

甘君自駐絕險地，調楚師二百人隸帳前。季孫進曰：「結營絕險，所謂置之死地也，亦可以餌賊。」化醇曰：「總帥善於用寡，真折衝之略；然寡者無不藏多，請煉納甲之術。」木蘭曰：「帳後樵徑通粵西，下有巴蛇穴，唐堯時蛇被斬，遂空其居，有卒千人不足伏也。」方會議間，有自寨後至者，躡擔簦四人，則桑獨及常越、沙明、鄔鬱也。甘君問曰：「從事曷以知僕駐此？」燭生曰：「惟此處苗人不設游騎，吾故筮《易》得之。」木蘭揖曰：「從事還識我否？」燭生殊未省。甘君曰：「即甲子城中央井中之天女也，今出世為將矣！」燭生歎息。二溜言曰：「某二人與鄔鬱，先數月至。為苗所擒，送其帥，將為戮矣。幸有故海賊小比目魚者，亦循州人，素識鄔鬱，為帥之前部，請於帥，並釋三人，總帥大旗以間道發，求旬日不得，適從事至，得與偕行也。」甘君置酒款燭生，三人亦分酌。飲酣，問樂般曰：「紅苗何日可平耶？」般對曰：「紅苗雖數十萬，不難驅除，其酋噩青氣，得古兵法，其成謀如山嶽之鎮也，其變計若江河之奔也。能擒其一子兩將，彼心灰而智短，殆縛牢豕耳。明公有數國士，會當合神智以佐虜功，第捷期未敢臆斷也。」燭生問：「何客？」甘君曰：「此白苗之降君長也，故文學士，凡詢謀必及焉。適副參有納甲之議，先生築城時，記嘗為之，可復煉乎？」燭生曰：「軍中當以麾下士卒施為，前此依神將值日用事耳。乞選其徒以付天女，則不勞而有獲也。」木蘭曰：「從事以吾為道流耶？」燭生曰：「易之藏諸用，即遁甲法，天女而謝不能，則前在廣州，何以五十舟師而奇百人鱗甲也。」木蘭乃諾。其明日，軍將以名冊進，楚師八千人，鄉兵二千人，請分幾處立寨？甘君曰：「分營十四處，每營置官兵四百名，鄉兵一百名，共官兵五千六百名，鄉兵一千四百名，大營撥官兵二百名，鄉兵二百名，餘兵俟定奪。」燭生曰：「請以正兵為七營，法元武；奇兵為七營，法蒼龍；紅苗乃鴉火也，水以壓之而使敗，堅守者不動也。木以引之而使疲，誘戰者不靜也。正奇以衣甲辨色，正黑奇青，賊善守，則正亦為奇，盡青色。賊善戰，則奇亦為正，盡黑色，均劣旗色之青黑招之，旗色未變而動靜乖方，戮隊長以徇。」甘君從之。化醇曰：「正兵之方位，須三四聯屬，三才四時居乎其中。奇兵之方位，須二五錯綜，二五星行到其際。何如？」甘君曰：「是真得參兩之理。」季孫曰：「元武之第一營，以少女主之，謝娘可矣。蒼龍之第一營，以長男主之，矩兒可矣。」甘君曰：「是又得剛柔之性。」木蘭曰：「妾自以二百鄉兵，於巴蛇空谷中煉遁甲，助總帥大營。」甘君曰：「更當以獷兒為策應使，常越、沙明、鄔鬱為偵探使，引鄉兵百名。吾與桑從事、司馬正參、明副參、樂君五人，共帳幄部署大略。」有使命至，讀敕書云：

爾臣鼎，一戰而滅回賊，數詞而降白苗。古者鷹揚虎拜之猷，正未識誰當伯仲矣。入楚七人，惟爾所協力同心，以應國家運會，何入告猶斤斤也。苗乃作慝，洞庭以南，蹂躪十之六七，朕以宵旰憂慮，寄爾屏藩，將在用命，王事治如一家，深恐旗幟紛如，自署某家軍，師中必有以矛攻盾之患。今官兵雖已聽調，兩節度四鎮將，或功名之間，人自為令，雖不至國三君而無適從，主氣未凝，何以整旅。夫三帥成擒，九節度敗績，其理彰矣。茲敕武臣外，爰告爾鼎，斬馬上方劍，不得已掣之，毋使議其後者有牛牧之歎。年月日。樞密院奉敕。

讀敕畢，節鎮六人俱進謁聽令。甘君出一兵帖曰：「諸君視之，荊湖節度使李，以千人駐東路；西川節度使郭，以千人駐西路；朗州大都督金，自以本部二千人駐辰州；黔州大都督張，自以本部二千人駐銅仁；均護軍儲。永州都督許，夔州都督史，各以官兵二百名，鄉兵二百名，約束降苗，巡察十四營偏裨功罪，其偏裨二十八員，分領各營兵弁。」六人皆奉命惟謹。甘君退帳中，與木蘭計曰：「遁甲之道，人多於少，亦可加少為多。今鄉兵才二百名，伏蛇穴中，未見居然勁敵也，能演為千人乎？則虛而制實變必勝常矣。」木蘭曰：「主多者為遁之通，主少者為遁之復。昔武侯空江置石以疑陸遜，蔣帝茂草化兵而悚符堅，即主多之遁術。請結壇谷中，以二百鄉兵聽調度，營中金鼓喧之，一夕，術可成也。」甘君曰：「善。」木蘭自引鄉兵入蛇穴，縛草人八百軀，以引火藥紙為旗，以地雷為械。仗劍咒曰：

五魔五鬼結草人，人魔人鬼八百真。

賊孽至者以火焚，焚賊不死焚人身。

營中金鼓聲，達曉震其上。鄉兵既銳不可當，草人亦神且莫測。時常越等往探苗中歸，告甘君曰：「今晚噩青氣，率萬人來劫大營，是小比目魚所告者。」甘君遣帳下將，持兵帖暗諭十四營巡察。許史二都督遍示十四營，以茲夕為備。兒自去元武第一營，矩兒自去蒼龍第一營矣。甘君坐帳中，木蘭居蛇穴以俟夜劫。軍中半夜不見群苗至，幾謂常越等為小比目魚所給矣。迨四更，樂般出帳外。聞人馬雜沓，若將進大營者，呼曰：「賊至！」甘君以令旗擲下，官兵二百俱退走，噩青氣頗知兵，以為是必有詐，分兩將以五千人截伏兵，徑奔大營，壕溝淺窄。且鐵蒺藜亦疏布，遂招呼躍而過。進寨門，如入無人境。薪火狼籍，後帳洞開，盡馳刁鬥。噩笑曰：「甘鼎用兵，浪得名耳！夫空營設伏。更鼓夜嚴，力稱能事。若是之亂，則竄也，非伏也。」有呻吟卒兩人臥帳外地，執訊之，云：「病不能執械，故棄此。」問總帥及眾兵所在？即低語曰：「總帥伏谷中以俟，擁精兵數千，戒我等勿泄也。」噩又笑曰：「斯言妄也，有精兵數千，而據谷中何為哉？必懼而走。慮吾窮其所往也。」謂二卒曰：「汝能導吾兵搜山谷者，則貸一死，不然且戮汝。」二卒泣曰：「誠疾革。」然畏利刃，且匍匐去，見大兵，即求釋也。噩許之。行至蛇穴口，火光燭霄，鼓角潛起，二卒自去。噩命其徒曰：「是必無重兵，虛吶喝耳。」將進攻，忽火箭亂發，穴外有官兵截出，呼曰：「賊勿蹙吾總帥。」噩揮眾擊之，不戰而敗。紛紛奔走，噩曰：「此即伏兵，何足道也。」自引軍入穴。鄉兵二百名大呼曰：「賊墮伏中矣。」噩視此兵，皆徒手無戰具。問曰：「甘鼎何在？」鄉兵曰：「不在此穴，坐大營中。」噩曰：「嘻！斷無赤手而能拒敵之精兵？」舍二百

人而突入，見兵士赤衣甲者，如負牆立。噩曰：「此亦疑兵也。」取毒弩射之，惟見赤衣甲士，搖旗舉械，則地雷轟焉。噩以後兵先退，中地雷死者不止千人，及噩奔走出穴前，前詐敗之官兵，盡發火箭，其四散走者。木蘭立空際，授鄉兵以巨網弋之，網圍二三里，生擒千餘人。噩遁出，逢兩將之截伏兵者，訴曰：「吾等五千人，為漢軍截擊，全師之前後左右，不能相顧。即一身之頭目手足，亦不能自存。今護大王者不及三百人，奈何？」噩曰：「吾所領兵，亦相隨無幾，速歸圖復仇耳。」乃喘急奔去。苗人半喪馬徒步焉。

甘君坐帳中，紅苗願降者二千人。甘君給免死帖，分隸李郭二節使軍後。正奇十四營，擒斬四千餘人，遁去者千餘苗而已。甘君命以被俘之賊，付許史兩都督勘治，脅從者赦使歸，濟惡者予駢斬。兒縛一女苗至，年十九，雲是噩青氣之女，有勇好殺人。矩兒縛一雛苗至，才十四五歲。雲是噩甥，曾戕故統軍者。甘君命磔之，懸首最高嶺。

其明日，許史兩都督來謁曰：「奉勸逆苗，一人自稱噩青氣，實未敢決，茲執之來請明辨。」甘君問曰：「汝叛苗耶？女及甥俱受極刑，知之否？」其賊大慟曰：「明公何不稍緩誅之，及予畢命，而鬼道悠悠，兒女輩竟疾行先長也，痛哉！」甘君問兩都督云：「其同為戮者，俱何所言？」對曰：「其狀激楚相告，如蜂蟻之有君，是以稍疑，又未敢信。」甘君曰：「此易辨也！」召樂般出，問：「卿識噩賊乎？」曰：「同主苗窟，過從無常。今即邪正異趨，何至覲面不相識也。」甘君曰：「階下囚即其人否？」般熟視而笑曰：「青氣雖有反相，此囚安得形模。」甘君怒曰：「彼能得紀信之心，此竟披智高之服，何其詭也。」呼斬之，亦懸其首。燭生言曰：「苗人挫，必毒我師，彼中瘴霧之隙，魍魎如鷲，宜防其策邪犯正也。」矩兒曰：「若出彼不意，兒與阿姊及獮兒兒幾兒女，以輕兵劫賊營，雖有妖邪，不及逞耳。」季孫曰：「賊知兵，必自為備，可宵中鳴金吶喊以擾之，勿踰其營。」及明而後戰，諸將無能當噩青氣者，慮其毒弩惟推兒膚革不畏此，可與轉戰勝之，矩兒自願敵噩。化醇曰：「昨者兒夢惡，恐不利於行。」甘君謂燭生筮之，得《歸妹》之六五，燭生蹙然曰：「徵凶無攸利，卦辭可知。」又《象辭》曰：「人之終始也！」又《雜卦》傳曰：「女之終也，毋乃不得返乎？」樂般曰：「以其爻詞觀之，其君之袂，不如其姊之袂良，似將為苗酋所獲，而仍以女子還也。」兒誓曰：「婢子以虛空色相，屬之副參，實地精誠，還於造物。幸而戰死，所不悔焉；不幸而成擒，莫能污也。儒者泥於《易》象，而不知變通，不太迂耶。」甘君壯其言曰：「犯難之行，過於烈士，脫有挫跌。吾必汝援，決不使中郎之兒，沒於異國；越石之婢，更事他人矣。」於是各營選徒，以三千人出，許史兩都督亦請行。甘君命獮兒前後策應。先是鄔鬱來報：噩青氣悲其女與甥之遭戮，命軍中設位舉哀，殊不設備。甘君以兵符授木蘭曰：「只天女可代僕處分軍務，入險宜紆，出險宜捷。今夕三千人之出戰，僕實不能無憂。」木蘭曰：「師必不勝，我以將令去；能免多死亡，幸矣。」遂領軍去，獮兒偕兩都督為前部，距賊營五里，才初更耳。獮兒請「駐兵，吾自往探。」即潛入紅苗帳下。見諸苗皆跣足披髮，跳躍於地中，以米粉搏兩死人，五體施繪帛為衣。女僧六人誦梵唄，敲銅鼓，雜諸鐵瓦聲。有間，噩青氣北面坐，令二苗童奠酒漿肉食，及蘆葉所裹檳榔，一老苗高唱祭文云：

嗚呼！么姑薩妮，黑家甥莽嗒，孝順而惠，矯強而忠，隨老官夜劫漢營。時蹇命衰，遽顛於谷中，為甘鼎所支解。老官若不能取汝小頭顱，歸國供養，是有女而無父也，有甥而無舅也。老官中必不忍，小魂魄其鑿之。勿恫勿怨。嗚呼！前跳月之夕，甥吹蘆笙，女唱囉嘖，老官見而喜之，今已矣。痛傷乎哉！薩妮莽嗒，來飲來食，罔對冥筵而咽。

唱畢，噩大哭，自擲於地。諸苗跪請頤節，乃止。忽粉人口中吐水若股血，諸苗忿曰：「想見漢人寸斬之慘，魂靈噴血，我等誓必報之。」噩曰：「毋多言，此亡兒輩以兵凶告我也。今晚宜速出緬。」獮兒聞之，急奔還，以告兩都督。木蘭後隊亦至，命就五里地駐兵處，發火箭，鳴金鼓，大聲以震，而不逼賊營。厥明，苗民滿山谷衝至，兩都督色怖，微有悔心。獮兒曰：「公等朝廷清望，彈壓可矣，毋撻賊鋒，小兒輩自能迎敵。」爰引百人陷陣，苗眾圍之，呼曰：「是嘗擒我莽嗒甥者。」獮兒曰：「汝苗甥乃吾同年兄所俘，吾當生縛噩青氣耳，豈捫汝蟻子哉！」乎柄兩戚，飛騰斲賊首，死者數十人，苗稍卻。兩都督亦發矢殲數賊。獮兒曰：「公等且止，小兒輩自前策應。」遂進木蘭中軍。聞軍人來告曰：「兒及矩兒俱不見。」獮兒欲進救，木蘭不可。蓋兒迎戰，賊為戟刺者率墮地死，噩之小婦魔姪，亦善使戟，奮勇來試技，兒刺其馬，即已倒地，引戟擬之曰：「吾不欲殺汝，汝自歸。勿復來鬥。」魔姪跣足奔走，且愧且感矣。噩青氣見其小婦窘態，詈曰：「彼狼娘，非執吾兒薩妮者乎？」苗眾曰：「是矣。」噩接戰，佯敗走。兒守木蘭戒，不敢輒追。噩大叫曰：「漢小娘懼大王耶，則速降耳，毋委蛇退也。」兒忿甚，躍馬追之，誤落陷坎。噩命苗眾「縛歸，剖心祭吾愛女。」時矩兒方索噩青氣戰不獲，登山望之，見兒被擒狀，呼而下。苗眾已擁兒去。噩自鬥矩兒，各持短兵，酣戰竟日，兩馬竟奔軼，轉走數十里外。兩軍之將士，皆不能從焉。

落日，至沙磧國。噩呼曰：「好漢兒，能較決拾否？」矩兒曰：「對射三矢，死者不怨，吾先讓汝化外人射。」噩曰：「吾先射，只一矢便足，兒為殤鬼勿崇我。」矩兒曰：「我漢將自求死耳，豈死而怨汝化外人哉。」噩乃彎弓射矩兒，指其腹，毒矢墮地，不能入腹。噩驚恐。矩兒曰：「無畏也，吾不射汝要害，亦以一矢相報。汝不即死，亦當知恥。即須降吾，以矢擬噩臂。」噩回身避之，矢已貫左腕。矩兒叱曰：「汝降否？」噩答曰：「某非將軍敵，戰經日，腹饑矣。請就村中食。」矩兒知其無能為，又以食餉，徑前代拔矢，割衣襟裹之曰：「若是其敬吾也，吾不合射汝。」噩引矩兒入村中，一苗婦迎出曰：「大王到荒村，幸極矣。此兒童，又提攜何往耶？」噩曰：「乃漢將也，速具盤飧治雞黍。」苗婦率其子進食。既飽，矩兒自還，以為噩恭順如此，不言降而意可知也。

噩歸途，夜霧滿岩，忽迷行跡。下馬坐石磴，遙見廠屋中，掛圓月一規，訝曰：「是處安得有仙人弄明月，其幻士耶。吾當提劍誅之，以清境內。」乃上馬尋徑，是山畔竹廬半椽，廊無門戶，吐露光彩。噩繫馬仗劍，呼而進曰：「何光耶？識大王之劍芒耶？」一人攜鏡出，徐答曰：「劍雖有芒，遇鏡則亡，嚇漢人且敗矣，而逮吾徒。」以指敲鏡背者三，噩之劍躍出於鞘，不知何神通。乃棄其鞘而拜，敬求仙跡。其人亦返鏡於匣，納劍於鞘，扶噩起就地坐。噩意殊懇至，其人曰：「知古姓瑪，大西洋人，見日本以西，巴陵之野，紫芒纏星次，黃氣塞日輪，將有興王，可無柱國，遂乃研窮秘笈，嘯吸元關，游龍伯之淵，獲真人之鏡，涵彌天之跡象，有影皆融；卷動地之紛綸，無塵不納。照通中外，時任顯藏，物待人而彰，道以器以載矣。前在交址，曾識李仙，汲引故人，是維甘鼎。偶棲窮谷，聞伐鼓之如雷；爰對上真，乞開囊而代月。不虞撫劍而視，何異刻舟以求也。未有震驚，得非唐突。」噩再拜請曰：「鏡為君物，君是鏡仙，漢本多才，雖君不獨貴；苗方重道，有鏡則同流，誠願舉國以從，無為掉頭不住矣。」語畢，復拜。知古歎曰：「王既用明，我何懷寶。惟負李仙之托，恐為樂豎所收，貽譏有道之徒，混跡無家之客，為不免耳。然遇合如此，趨避實難也。」遂與噩結，噩以師事，並轡還寨中。苗眾大喜，謂大王以仙傳歸，以三軍之懼，有三顧之風也。噩命眾稱瑪大師，自與王子薩刺、愛將摩潰、訶漢呼老師，設宴為賀，薩刺言摩訶兩將，生擒漢將二員，鄉兵五十四名。請令定奪，噩曰：「誅之亦宜，今老師入坐，正修吹笙鼓瑟之文，敵帥成擒，亦有赦過宥罪之典，其將則羈之，兵則降之可也。惟前所俘獲之漢婢，曾害吾女，後日須手刃之，以雪冤忿。」知古曰：「其女亦不當死也，請懸鏡照之。」噩窺鏡中，則魔姪方與所獲女並坐款語，若舊時女伴。

噩請問入視，魔姪跪致其詞。噩曰：「彼害吾么姑，卿乃結納，如恩仇之義何哉？」魔姪曰：「是謝家姊，力能斬么姑，而第繫之。戮么姑者，乃其總帥，則於國無仇，前者接戰，妾墮馬下，度不可活，姊縱之使歸。則於妾有恩也，大王何不察耶？」噩良久乃點頭曰：「漢家童子且不利鏃殺吾，此女有德於卿，自宜待以不死。若能附吾為一家，吾必有加愛也。」魔姪變色曰：「乃大不可也，姊日夜求死，妾誓之以必不相辱，始忍須臾。大王更欲逼之，不若殺之之為義也。」兒亦背面語曰：「我誠不欲苟活。」掣佩劍欲自剄。魔姪前奪之，跪而相泣。噩呼曰：「某無知覺，試不入耳之言，犯大有心之戒，乞自緘默，免於毀傷。」遂負慚而出，告知古曰：「老師明通，鏡乃神妙，弟子敢請者，漢營之動靜，能週知乎？」知古曰：「雖邊州千萬里，心有所向，則鏡見之，況敵營只在目前，何難細數毫髮。若臨陣而照戈甲，咒三十字，皆為枯朽不任用矣。如前日納鞘之劍，今可審也。」噩出劍觀

之，色若塵土，擲地即破碎。從此苗中上下，奉知古若神道矣。許史兩都督羈別室中，飲食無缺，扁鑰甚嚴，相慰相憐，存亡無策。

夜深有低語床畔者，問之，云：「常越沙明漢營偵探使，總帥以兩都督懼患。惟恐憤激自裁，虎牙損望，諭某等來視，囑以忍辱旬時，遣將援出，爾時不欲入告也。」許史亦低語曰：「為謝總帥，如年之日，不死僅存，願得歸來，以明斧口。」兩人即已出寨中，至路岐，鄔鬱探兒亦至。相與歸帳中覆命。甘君曰：「吾固知賊不敢加害兩都督，兒忠義之女，亦陷彼中可忿也。」鄔鬱曰：「某於小比目魚營後，得苗婢一書，雲付偵探使寄大營者，恐即謝娘一紙矣。」呈視之：

婢子為苗賊執，分宜死。賊之小妻魔姪，以大義相勸，謂汝不屈於苗，徒死無以報漢。此婦意亦不惡。將乘便率之歸命，因以贖其前愆。惟噩賊近得師傅瑪知古，持一龍鏡，足以昭察神機，銷熔銳氣，非以計擒之，苗禍伊始也。

甘君甚悲。燭生曰：「昔年至大西洋諸國，知有瑪知古之名，其鏡能走妖邪，會神鬼，縮地數千里，窺天十二時，時而作厲，則攝魄追魂。又或降祥，則回風返火。敵國之事，一瞬咸知；彼軍之威，崇朝而滅。因何至此，並為賊師也。」木蘭曰：「此人未獲鏡時，曾以釜煎海求大珠，為父兄所執，鞭而逐之。後以福緣得神鏡，靈皆避其光，噩賊雖得斯人，亦未必樂為之用也。」獮兒曰：「無憂！彼曾尊我師為兄，師函薦之於總帥，或中途易轍，噩實誘之。師於臨時曾授一物，囑雲，若瑪知古不來而反，汝即出戰擒之以獻總帥。前此方待其來，故不言策也。」樂般曰：「汝師雖云然，只守口惟謹。」獮兒唯唯，復曰：「同年兄矩兒臥疾不能起，總帥何不治之？」甘君入矩兒臥處問病狀，矩兒氣塞，語斷續不能暢。甘君曰：「兒但書空作字，吾自理會焉。」矩兒以指畫云：「腹脹如有物，記阿母言，恐是血蟲也。」甘君大驚，問樂般紅苗中之蟲，何者為最毒？般答曰：「蛇蠍金蠶竹木，均不足慮，疾發或需年月，吾為諸生時即能治之。聞有象蟲者，紅苗養象，竊其乳暴日中，十二日，便咒為鼻；十二日又制為丸；研細糝飲食中，人被餌者，經十二辰而疾作，靡有救活，小將軍得毋是歟？」矩兒亟以指書云：前飯苗婦家而飽，歸而廢食以遭此疾也。阿母言惟伏枕求醫，乞於枕間思之矣。」燭生曰：「夫不有枕中方書乎？此蟲殆若火蜈蚣繞頸之類。」甘君曰：「斯時殆若夢醒，噩瑪之事，宜展第一圖，兒吉凶，占之於第二圖。矩兒醫方，則第三圖其要也，可並發之。」乃與燭生焚香致禱，首展徹士作稼之文，載云：

金監駭劍刀，氤始留玉馬，馬為犬絆，氤逢陰不見。

又觀眼藏，為一桃樹橫臥於地。篆云：「桃葉連桃根，歸而飲醇。」又視六子攜持，內一方云：

南方毒蟲，俱出蠻婦，煉者能解。惟象蟲為魔母第九子化形所煉，傳其咒者三姓，皆十三歲以上小兒為之。能中未成童之兒，不出五日，腹裂出象牙死，雖煉者不能解。須剖鼠胎得三頭，刺其血，畫腹上作入字，腹中如轆轤聲。下三日水，即無恙。喜蛇屬人侍疾，忌犬豕屬者來視。

甘君拜謝畢。以三篋還納枕中。適有牝鼠伏枕旁，覘棘不敢動。取而剖之得細鼠恰三頭。甘君歎曰：「鼠亦應時者哉！」木蘭蛇屬，遂攘臂前曰：「姊自醫阿弟也！」如方所載治之，三日後果愈。噩青氣遣部將來下戰書，季孫曰：「何物蠢苗，敢辱國家大帥？請裂其舌之文，屍諸旄頭之下。」甘君命縛此苗，即大呼曰：「某將歸漢者，假投戰書，實為降計也。偵探使鄔鬱，某鄉人，嘗來往苗中，某為居停主，乞命彼與訣而後就刑。」甘君曰：「汝即循州人小比目魚耶？」叩頭答曰：「某來賓，以夫婦同溺海中不死，遂有比目之號。先年挈家奔川中，夫婦皆為噩所執。婦不忍死，乃勸某降。噩以某統前部，不逾時而婦亡去。噩別以苗女配某，或傳誘某婦者即噩也。某始翻然欲歸大朝，以報私忿，前者謝娘之書，即今苗女所傳出以授鄔鬱者。」甘君命釋其縛。問曰：「噩苗求戰，豈識天日耶？」賓答曰：「彼跪拜於瑪知古坐前，數朝夕矣。將俟總帥列陣，則知古懸鏡以抗天兵，故敢為不遜也。」甘君曰：「汝且歸報噩云：『王師奉天討，不屑與苗民戰也。故人被逐而書不答。』再至，則納汝降。」來賓去。甘君集謀曰：「我軍用謀設伏，不出賊師鏡中，是穰苴尉繚之書，均無所用之矣。而十萬橫磨劍，誑既不受；三千背嵬軍，攻亦無成。將何恃而不恐也。」季孫曰：「樂君父子可偽為歸噩者，乘便取其人鏡歸於大營，則萬餘兵將，俱高枕無憂耳。」化醇曰：「此時若用降苗數百人，噩信益堅矣。」甘君兩從之，而謂木蘭曰：「天女神奇變化，而讓獮兒功成，得毋太遜乎？」木蘭曰：「知古之寶，百族毀形，妾宜卻避，只阿弟可往，弟先有德於噩，料不敢以鏡殃。」甘君乃命矩兒應獮兒。矩兒曰：「先問噩青氣蟲我之罪，便救兩都督歸也。」

季孫遂調降苗二百人諭之曰：「爾等隨白苗主去投紅苗主，功成皆受上賞。」樂般仍返初服，攜獮兒往。紅苗人有識般者，以告噩，即出帳迎之。遽攜其手曰：「人傳王已為漢官，何復來此作說客？」般正色曰：「王何言歟！僕不免為降人耳。烏能稱說客。」引獮兒拜曰：「是次兒，昔父子為甘鼎所給，以五萬人歸漢，既而甘之謀士，多有嫉吾者。雲狼子野心，久必叛去。昨以微過，鞭次子盈百，二百人同時義憤，相與詣僕，棄甘而來也。」獮兒亦袒背以示。二百人泣下稽首。噩曰：「王請勿戚，孤近得瑪老師，持鏡克敵，早晚即擒甘鼎耳。」即請知古出見。般再拜亦願為弟子，知古曰：「聞大王行宋襄之仁，遭徐偃之敗，懷王不能返楚，而李密仍悔降唐，既首鼠之無端，亦杯蛇而自惑。未識服膺功業，所讀何書？滿眼風塵，爾勞孰選？」般笑答曰：「僕長夜郎之地，慚日逐之君，徒記姓名，仍訛魚豕。本無能為雜霸，竊有玷於亡王；惟牛目不辨方隅，故狼行自傷胡尾。知難而退，居寵思危；求上策於牽羊，荷專徵之享禮。自謂封侯之日，勝於去帝號之尉佗，乃愷悌而信讒言，文明且蒙大難，率吁天之豚子，招向日之虎賁；失國而托諸侯，權輿自歸夏屋。嗟乎？牟尋本圖人觀，悉但實恐為誅，愚可及乎。悔難追矣。聞吾師窮窮亞之圖，識由旬之相，禱裡莫方其智，離婁當讓斯明，足是蠻邦，羈於鼉足，得毋言天則小，遁野而荒；知中國有聖人而勿能臣，倚漢家如父母而不克子，行見少微之光將掩，而天姥之涕欲零也。師其猶病，僕何足云。」知古語塞，但曰：「今噩王以國士遇我，固當報之。」噩曰：「故人來訪，正宜剖腹劣示，明與國之不欺，何乃反唇相稽？效及門之善問。」般謝不敏，噩筵設席，方問，愛將摩漢來告曰：「一小兒率百餘人叫誓營門，專請大王話。」噩大怒，持械出迎，則矩兒也。置曰：「沙磧之矢，豈不能洩汝胸腹。惟不忍誅儒，冀招降耳。乃以蠻村飲食，置蟲毒予。予固無恙也，而狗彘所不食之肉，雷霆所漏誅之魂，何以腫為苗長？今若被擒，可得免死耶？」噩大詫曰：「吾方授餐，未忍置毒。苗婦取爾，亦必誅之。然小將休更無知，吾即不能擒爾，能逃老師洞鑿耶？」矩兒大怒曰：「番人妖鏡，予視之若糞土，腐鼠之嚇，豈復入心？」

臂鐵椎徑擲。噩戰三合，即退入壁中，呼曰：「老師盍賜照也？」知古開鏡出匣，矩兒瞑目臥地，乃縛之。般曰：「是甘鼎之假子也。釋之以誘鼎，其軍必亂。」噩曰：「小兒勇不可當，留之乃為大患。」知古曰：「誠不能損其毫毛，但無自出我範圍。」噩不信，命刀斧就地斃之，皮肉連縛索，堅於鎧甲。未幾，矩兒醒，吼聲如雷，縛索盡斷，奪刀斧殺數人，大誓：「邪師虛幌，可更展仗倆否？」知古曰：「吾憐是兒，未嘗持咒擊鏡背耳，用咒乃不可活。」噩轉阻曰：「老師且勿咒，我寧縱之歸，以報射臂之德。再逞狂悖，然後死之，則小兒靡怨矣。」矩兒躍出，大呼兩都督被羈何所。適來賓至為前導，揮鐵椎裂其門，授軍械，各門出。噩下令不必追漢將。忽獮兒前曰：「老師之鏡，能照敵人，亦能照吾否？」知古駭問為誰氏子，樂般不答。噩曰：「子姪輩戲老師，勿晒也。」獮兒故作憨態，臥地求照。噩謂知古曰：「彼太作劇，即以縛漢將之索縛之，助一笑嘯。」知古亦笑曰：「恐郎君不能遽醒，須所尊喚之。」

於是展鏡微幌。獮兒躍起，嘲知古曰：「人欲夢而仍覺，鏡將幽而後明。」吐霧水如墨，當鏡噴之，竟無光，知古色變手，墮鏡於地。獮兒拾鏡奔走，知古掣佩劍逐之，出帳外二十里。獮兒曰：「老師敢鬥吾耶？死期至矣。」開鏡照知古，敲鏡背兀喃喃數字，知古死地下。獮兒出索縛之，降苗數人舁歸漢營，報甘君曰：「瑪知古為樂王子擒至。」甘君命將士釋縛。知古眈如故。獮兒還取鏡背微幌，知古始蘇，見甘君膜拜曰：「鄙人悔為噩青氣竊鼓，不早投總帥。自當為累囚，雖戮死不足贖罪，而偷生得非懷慚。」甘君曰：「先生一念勿貞，三生難復，僕當脫吾舌而作佐，招明徹以來歸。幸無操入室之戈，而乞授登山之鏡。」知古問曰：「擒吾者非樂君之子乎？」獮兒入曰：「爾安足以識吾父子？」知古曰：「昔在交址，問行藏於道兄李長腳，道兄云：『將作

甘盤之輔，先降樂毅之兒。」獮兒曰：「吾師有書薦爾於總帥，何為浮沉至今？吾師知爾必反，授吾以昏鏡返照之物，名曰烏銀針。吾故吞之而擒爾也。」知古曰：「先吾問策於汝師，豈料授針於高弟。知古曾不知今，不知天，不知性命，無顏為汝師行矣。」甘君曰：「滅火真人之書，請以相示。」知古曰：「為蠱焚之，誠鄙人之謬也。」乃命軍中呼瑪師而不名，以燭生諸幕客見。矩兒曰：「瑪師來，獮兒之翁危矣。」知古曰：「無妨，鄙人以書去，蠱必悚懼，不敢算樂君也。」

邪師壞道自門庭，不及兒童戰血腥。

會使鏡光誅赤帝，可能劍術禍文星。

國家和氣消凶德，邊徼頑民服上刑。

我識腐儒真有子，乞靈何事向仙靈。

天稟散人詮曰：

人能悟其本來，則粹然盎然者如玉馬耶。玉馬之謂瑪，玉氣如虹，馬形為練，合其義成瑪瑙焉。明玕，珊瑚也，故以瑪對明，史之例也。

古對今言，積無量恒河沙蟲之歲時月日，而成今因以成古，知之者居今以望古，不愛古而薄今，週知萬物，不出一原，如瑪瑙竒奇照物，而不為物所照，知古之德也。或問曰：「明瑪瑙皆物也。史氏繫之於人，第不識明何為而化醇，瑪何為而知古矣。」予解之曰：「水味至醇，明生於水，故以醇味屬焉。山形彌古，瑪瑙嚴於山，故以古形屬焉，蓋暢其義云。化醇不化，明在舍；知古不知，瑪瑙來斯。」問者解頤去。

鏡鑒也。鑑於古以鏡於今，蓋格物斯致知。在物為鏡，在事為知也。瑪知古不於古求知，而由鏡求古。古在鏡，今在古。以今之知，合古之鏡，其斯以為瑪知古之鏡，非夫人之知者歟。

懸鏡，則不私其古，而與世之不知古者覺之，且與世之自恃其知古者融之。若曰世而無鏡，我無能構於虛。人皆有鏡，我何為泥於實。懸之不在天在田在人，庶幾紫珍可同珍。金炯不獨炯，盡神之用，非聖作明述，孰則能之。

中州非荊河惟豫之謂，蓋鏡從天之上，地之下，有天地之始，渾然自成，則緣四表以為內之之詞。大瀛之中為州，九州猶中州之一隅耳。此隅之人，如蟻之為玄駒焉，如蚊之為黍民焉，行喙息，何所不至。而烏乎鏡之哉！鏡神雖慈，勢不能盡玄駒黍民而徹之曰：「凡今之人，天監有赫也。大不得已而托於懸鏡之瑪知古，懸一鏡而無時無處之不矚焉。」矚，燭也，中州遍燭，即知古之自為矚。《書》曰：「視遠惟明」，此之道得矣。